

霓虹灯下，哨兵依然挺立

■马国栋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“好八连,天下传。为什么?意志坚。为人民,几十年……”

1963年的建军节,毛泽东同志挥笔写下脍炙人口的杂言诗《杂言诗·八连颂》。

1982年12月26日,毛泽东同志诞辰89周年纪念日这天,《解放军报》在头版刊发了《杂言诗·八连颂》。也就是这一年,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进驻南京路,接替“好八连”,担负南京路巡逻、轨道交通重点站执勤和人民广场国旗升降等任务。官兵把这首《杂言诗·八连颂》刻在营区的石墙上,也融进了灵魂血脉中。2022年春,习近平主席给十中队全体官兵回信,勉励他们“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,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,当好新时代‘霓虹灯下的哨兵’,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”。

岁月如歌,精神永驻。60多年来,这首光辉诗篇穿越时间长河,激励着一代代“霓虹灯下的哨兵”永葆初心本色、赓续优良传统,在南京路上立起永不褪色的光荣旗帜。

1949年5月27日,解放上海的枪声停歇。28日清晨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打开家门,看到了令他们无比震惊的一幕:马路两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,睡满了一排排征衣未解、抱枪而卧的解放军战士。“好八连”和十中队前身部队就在其中。不久后,八连进驻南京路,担负执勤任务。那时的南京路十里洋场,灯红酒绿、莺歌燕舞,弥漫着奢靡气息,暗藏着险恶陷阱。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更是扬言:上海是个大染缸,解放军红着进来,

不出3个月就会黑着出去。

八连的官兵面临着纷繁复杂的诱惑。刚在南京路执勤时,官兵经常遇到打扮时髦的女子主动搭讪,还有一些不怀好意之人丢下钱和外国香烟。但是,历经战火考验的他们靠着坚定的信念,抵抗住了“糖衣炮弹”的侵蚀,赢得了“霓虹灯下的哨兵”的美誉。

信念如磐石般坚定,思想如水晶般透彻,也是后来一代代“霓虹灯下的哨兵”闪亮的精神标识。

进驻刘家公馆时,八连依旧坚持自立自强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官兵把洗脸、洗衣服的水收集起来,用于拖地板、冲厕所。把所有灯泡换成15瓦,自觉节水节电。上海生活物资供应短缺时,官兵自己打草鞋、补衣服,为地方减轻压力。三年困难时期,他们脚穿草鞋,肩扛铁锹,推着小车,步行去郊区拓荒种菜。

十中队接替八连勤务时,正值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。1982年,十中队进驻南京路不久,就有一名商人闻讯找来,提出以高价租借中队空余房间作仓库,被时任指导员断然拒绝。一次,官兵奉命抓捕犯罪嫌疑人,对方见逃跑无望,掏出一沓钞票,乞求道:“钱都是你的,放我一条生路。”官兵不为所动,将其扭送归案。

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受不良风气影响,少数官兵开始淡忘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,铺张浪费的苗头有所显现。一次,中队指导员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双半新半旧的棉鞋,他把棉鞋拿出来清洗晒干后,穿在脚上继续站岗,官兵大受触动。不久后,中队集中开展了“一双棉鞋”大讨论,立下了“艰苦奋斗永不忘、克勤克俭持家业”的规矩。官兵坚持从节约一粒米、一度电入手,连续数十年开展“创家业、攒家底、藏家珍”活动,班班配

备修理箱,人人都有针线包……

进入信息时代,十中队又向全体官兵发出倡议,身体力行弘扬艰苦奋斗、厉行节约的好传统,拒绝网络世界的诱惑,保持朴素本色。中队官兵深知,艰苦奋斗不仅要甘当吃苦者,更要勇当奋斗者……

“军民团结如一人,试看天下谁能敌。”《杂言诗·八连颂》的尾联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: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,是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,也是我们的传家宝。

岁月更迭,初心不改。几十年来,十中队官兵接力做人民美好生活的守护者,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影深深印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。

自进驻南京路起,十中队便成立“雷锋班”,坚持每月10日和20日到南京路上开展为民服务活动,40多年来从未间断。在十中队的影响带动下,130多家单位、千余名志愿者也主动参与其中,服务内容从刚开始的修鞋、理发逐步拓展到健康、法律、心理等80多项。每到开展为民服务活动这天,军地单位撑起的爱民帐篷绵延近200米,成为一道绿色风景线。自1998年起,十中队官兵还利用周末和节假日,到毗邻驻地的中共一大遗址义务讲解党史,带动更多的人学党史军史、固军民团结。

进入新时代,官兵爱民之路也在不断延伸。自2018年始,中队积极参与打赢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,官兵多次前往云南怒江保德族自治州色德村帮扶,把希望的火种播撒到彩云之南,帮助村寨实现了脱贫。

如今,武警上海总队全体官兵把当好新时代“霓虹灯下的哨兵”作为目标追求,用实际行动为《杂言诗·八连颂》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。

我是抽出肋骨做菜的人
赤水河举着我,赤水河驮着我
收获风雨交加后的彩虹

会址在时间的墙壁上刻着一闪,一闪,拍打着历史
有手伸向我,有话告诉我
黑暗与光明的对垒

有些事走远了,不再回来
回来的是真的,是刻骨铭心的
比如,红军街的脚步和我
还有一步一回头的眼睛

西风烈

一曲《西风烈》
一场战争决胜千里
盔甲撒了一地
西风烈,怎奈英雄肝胆
英雄血,遍染大河山川

我回首时,依然有西风的烈性
依然有马蹄的声响
它在酒的滋味里,绵延不绝
它在我的梦里,深深浅浅

西风烈,在奔赴的另一条路上
检测我们的骨头,召唤我们的灵魂
向前的河水是我们的意志
奔跑的山峰是我们的头颅

西风烈,英雄胆
西风烈,赤子血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尽管在古老的《尚书》里就可见“戎衣”一词,但“戎衣”在这里并无后世诗文中的丰富含义。其时,军人谓之“甲士”,从军后御寒遮体还得穿自己的粗葛麻衫,只是上战场时才配发甲冑,即所谓“惟甲冑起戎”。

而军装作为专门的“兵事之服”,具备独有的审美功能,最早的记载见于《汉书》中“振殷轸而军装”,意为汇集浩荡的队伍、身穿威武的“军戎之饰装”。

“风尘三尺剑,社稷一戎衣。”军装审美的魅力来自自由相同的色彩、统一的样式、规范的佩饰汇聚而成的战队方阵。在整齐划一、几无差别的规律性之中,军装迸发出威严的气势,同时也构成了雄浑的美学范式。

纵横戎装,谈兵心壮。我的学识远不足以考据漫长军装史,但在我故事里的人生和人生里的故事,都有一身军装相伴。

如果按照色系表述,我所穿过的军装颜色应属葱绿、青松绿等,但我们更喜欢称之为“国防绿”。

新兵营训练结束后,我被分配到一个放眼皆山、迈腿皆坡的边远连队。下连后第一件大事,就是给新兵颁发领章帽徽和枪支弹药。仪式很简单,可连长的话却让我记了一辈子。连长说:“从今天起,军衣上有领章帽徽,肩膀上有枪有弹,你真正穿上了军装,真正成了一个兵。”

不可思议的是,当在衣领缝上了红领章、军帽缀上红五星后,原先显得肥大空阔的军装,竟一下子变得那么合身。更让人心中熨帖的是,当地小孩也从跟在后面乱喊“小新兵”,改为叫“解放军叔叔”了。

军旅轨迹本是诗,军装为其拥有者指定了青春的起点。

我是12月入伍的,也被称为“冬季兵”。部队按照季节发放军装,因此,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都没领到夏装。大约有4个月的时间,需要靠冬装(包括棉衣和套在棉衣外的罩衣)度过。由于驻地属亚热带,冬季不冷,棉衣基本穿着,被称为罩衣的冬装实际上是当常服穿。

有些素雅之物,其实是光彩夺目的。简洁朴素的65式军装,无疑就是那个年代最时尚、最体面的服装。

记得那时,我除了连队配发的军装外,还拥有“2件宝”。我在部队当干部的哥哥知道新兵只有一套军装,入伍前

清风正气歌

走进杨业功纪念馆,站在等比例复原的杨业功旧居前,高高悬挂在门楣上的“携礼莫入”4个大字让人心生敬意。屋内展陈的家具大多是“老古董”:餐桌、衣柜是任某处处长时置办的,沙发是任旅长时定制的。此外,最令人瞩目的,当属那张用4个大木箱拼成的卧床,这是杨业功任某团副参谋长期间自己设计的。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斑驳痕迹,像是在无声诉说着这位“导弹司令”简朴的一生。

1987年10月,杨业功担任某导弹旅旅长,就职当天,他摊纸泼墨,写下“携礼莫入”,贴在了自家的门楣上。“我这是警示他人,更是约束自己。既然敢贴出来,我就做得到。”面对家人的询问,杨业功语气坚定地回答。

转眼间,春节来临。一些人想趁此机会串门拜访,绝大多数人看到这4个大字都望而却步,即便来,也两手空空,同样受到热情接待。但也不乏见了“南墙”也要碰的人。春节期间,一名连长认为领导只是“做做样子”,便带着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敲开杨业功的家门,却被杨业功严厉批评:“如果你不认识这4个字,说明你不具备当连长的基本素质和条件。”

还有一次,部队某重大工程项目招标,一位包工头带着“厚礼”找到杨业功,希望能得到“关照”,杨业功勃然大怒,气愤地说:“有实力不用送,没实力送也白送。”将来人赶走,他又交代竞标必须遵守规则。

在杨业功看来,无论是新朋,还是旧友,与自己交往就必须遵守自己的原则,否则不如不交往。

当上司令员后,一名与杨业功认识多年的旅领导,趁着出差,捎带了些土

犹忆『国防绿』

■郑菊炎

就给了我一套旧军装,以备替换,这是第一件宝。这4个口袋的干部服平时当然不能乱穿,但每逢换洗晾晒衣服时,我会穿上这套军装在宿舍里踱步徘徊一番。第二件是姐姐的深棕色人造革腰带。医院的女干部基本用不上,姐姐就作为参军的礼物送给了我。当时,我们配发的是一种黄色的帆布腰带,这条腰带只能当做皮带系在里面。虽然别人看不见,但系上这条腰带依然让我加倍昂首挺胸。

那个年代没有电视,电影也难得看到,官兵的文化生活主要来自文艺舞台。所演的歌舞节目,反映军民情深的居多,因此,军装就是最常见的演出服。我们连队的驻地在一个边疆小县,染制水平实在落后,制作的演出服颜色总是不好看。县文工团的小伙子,小姑娘穿着这些演出服上台表演,也显得没什么精气神。

有一次,县文工团要到州里参加文艺汇演,只能拿着证明到连队借制式军装。当时,连里穿小号军装的只有我和一位副班长,所以就由我俩把军装借给女演员当演出服。

副班长为了防止军装丢失,把姓名籍贯等信息写在口袋内侧。没想到文工团的女演员凭借着军装上的信息来

“携礼莫入”

■吴飞亚 王海波

特产送给了杨业功的家人。当晚,回到家的杨业功得知事情原委后,生气地批评了家人,还打电话专门告诫这位旅领导说:“你来看我,我不反对。但你不能带东西,不能带头违规。”

几天后,杨业功下部队检查工作,将土特产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。杨业功常说:“别人找你托关系、找门子,那是在试探你为官做人的底线。”纪念馆展示的杨业功两次“约法三章”,就是他坚守“底线”的生动写照。

从当上旅长开始,杨业功就给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规矩:不许干预我的工作,不许享受任何特权,不许收受任何钱财和好处。2003年底,杨业功重病住院,他多次交代:“无论手术成功与否,任何人不得找医院的麻烦,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来看我,家人不得收受礼品和现金。”

两次“约法三章”,杨业功说到做到。1999年,杨业功在北京组织国庆阅兵训练,一名干部来看望他,带去一些优质宣纸。杨业功指着墙角的一堆废报纸开玩笑地说:“用你送来的宣纸,我心里不安,肯定写不出好字。”

杨业功拒收宣纸的事很快传到部队,妻子杨玉珍和他谈起这件事,担心因为一点小事导致杨业功在部队的人缘不好。杨业功却一脸严肃地说:“谁说这是小事?这是事关党性原则的事,我们的党性岂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?”

儿子杨波涛结婚前,杨业功和妻子杨玉珍反复商量,最终决定:“孩子的婚礼既要办得简朴大方、喜庆热闹,又不能和人家比排场。”婚礼当天,他们仅以茶话会的形式请了几位好友欢聚一堂。好友送来的红包也被一委婉退回。茶话会结束,杨业功将精心挑选的两株桂花树苗交到了这对新人的手上,让他们亲手种下象征着爱情永远芬芳的同心树作为纪念。

还衣服、道谢,由此开始了与副班长的联系。几年后,我在副班长与女演员的婚礼上听说了这段故事,不由感叹缘分的奇妙……

浪漫的事并不常有,而战友间粗手笨脚地穿针引线、缝衣补裤倒是常见的场景。当年部队的被装供应并不充裕,而且军装都是纯棉布的,穿着舒适却不耐磨。对整天摸爬滚打、训练操课的我们来说,衣裤上磨个洞、开了线需要缝补的事已然习以为常。

打补丁也是有学问的:裤子的双膝和臀部是重点,补丁磨破再磨补一层的情况也不少见,用缝纫机细密地扎线就能保持平整。我们天天枪不离身,衣服

的右肩最容易被背包带磨破,打补丁时为了对称干脆把左肩也补上……缝补的布料从何而来?部队当时发放服装,有收旧换新的规定,收回的旧军装就按一定比率留作补丁布。至于如何挑选利用补丁布,其中也有朴素的学问。旧军装背部可以剪下整齐整齐的

一块来,但不太牢固;腋下因是接缝处不够美观,却相对牢固……很快,随着被我们叫作“的确良”布料的军装换发,打补丁也就成了往事。这种新军装耐磨易洗、质地轻薄不皱,深受我们的喜爱,还有那清爽纯正的颜色,使之获得我们诗意的称呼——“国防绿”。

连长曾叮嘱我们,不能只把军装当做御寒之物。那么它还能做些什么呢?作为边防连队,它伴随我们行走在山岳丛林间。攀登时,用旧军裤结捆而成绳索相当牢固;遇毒蛇毒蜂时,最快捷的避险方法就是脱军装扑盖、包裹;战友受伤时,砍两根竹竿,分别从4件上衣的袖筒穿过,就是一副临时担架……

时光飞逝,许多关于“国防绿”的往事以及由此带来的批评、表扬,都在笑谈中渐渐淡去。今天,依然让我的心为一颀的记忆是离开连队的头一天晚上。

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午后,我接到命令要求我第二天报到。那天是星期天,刚洗的军装还湿淋淋的。看我有点着急,班长拍着胸膛说:“放心,有办法。”

晚上开例行班务会时,班长烧了一大盆火,全班战友围成一圈,大家一边对我说着鼓励送别的话,一边七手八脚地拿着我的湿军装烘烤。火盆里的柴火因潮湿一直冒出呛人的青烟,但我肯定,自己当时的眼泪不是被熏下来的……

许多年过去了,军装的往事始终是一个军人不褪色的记忆。我相信,军人会老去,但军装永远年轻。



走近娄山关(组诗)

■峭岩

走近娄山关

以你的姿势走近你,娄山关
必须有八十个轮回的涅槃和生死
鹰飞、雷鸣、枪击以及闪电
脚下是染血的、怒吼的石头
山侧,依然是呼啸的、狂野的河流

站在你的面前
我已失语,喉咙被激情的狂风堵塞
眼睛迷离成一团战后的硝烟云雾
我站着,和娄山关对视
是一块石头对高山的仰止

娄山关,娄山关
我将以怎样的情感与你相拥
不是久违重逢,而是梦里梦外
娄山关,你与我是血与肉的关系
梦里是你,梦醒是你,不曾走远



高飞远航(中国画)

陆千波作